

又難怪人家會說：「佛教顯係迷信，給佛教演講，在這普渡前會引致不良影響，對社會毫無裨益」了，這是所有佛門弟子難安緘默的。

又有人說：「你認為僧人不應在拜拜的所在誦經，那麼在替人薦亡時候，死人靈前所供，何嘗不是三牲魚肉呢？」談到了這裏，我想起過去一段故事，從前我在北平柏林寺借榻時候，有一天閱高僧傳看到一位祖師（現在已忘其名）被人請去誦經尚未誦畢，偶到後園眺望，見園內栽着韭菜，便率衆回寺，認為既不能遵守佛戒，誦經無用，何必虛費禱施？我看了這件記載，深感於古人道行高峻實事求是的態度，我當時問柏林寺方丈說：我們不必仿照祖師那樣嚴格。對於請求薦亡的人，也不要他皈依，



寄發「禪宗的三關問題」文稿之後

融 匠

去月底筆者撰禪宗的三關問題文稿一篇。

在郵寄樹刊之後，即將底稿示吾摯友某老居士，旬日後接居士覆書云：「拜讀大作，融通相禪，確有所本，非同穿鑿之談。且可引相宗學者，晉而探究達摩禪道，是此論功德不淺也。壇經『大圓鏡智性清淨』一偈，的符楞伽印心宗旨。相宗之書，弟看過，略存概影。現手頭無書。回憶似以八地無功道，方能任運無相，摧破俱生我法二執。所謂『無功用行我恒摧』亦合壇經『平等性智見非功』偈語。尊論於七識似未闡發，可否細查補入？更覺圓會。六祖隱身十餘年，方出揚法，此中藏『用』深密，似可推知。八識頌『三類分身息苦輪』，與六祖『繁興大用』偈語脗合。尊論以起信『用大』釋未闡，誠有精見。若然，則無功用道之消落『末那』我執，更不可不闡發也。弟近閱語錄，於歸宗上堂一則稱舉『觀音妙智力，能救世間苦』再則引稱『汝聽觀音行，善應諸方所』深生感念。以為我輩俱生纏眠之執念，宜常稱觀音以轉之。壇經『轉處不留情』，其力量為何如耶？又禪宗雖有三關，本無階級。結論可否引用長沙岑語消融之？『僧問長沙，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？沙曰：未。功未齊於諸聖！』以免不了了者，謬指為附會之見也。如何？統希裁酌云云。」

也不要他受戒，只是在超薦期內，必須全家戒殺，供靈款客，一律淨素。這樣才可上契佛心，下利冥界。若辦不到，最好不受邀請，以免虛費禱施，兩方都背因果。台源方丈深以我說話為然，當時由我起草改革經懺辦法，根據以上所說，臚列十餘條，并冠以長篇宣言，大致是北平各廟，一致議決，凡延請經懺，必須全家清齋淨素，否則概不應命。聯帶說到各種經懺，都以作持如法為目的。當時頗得各廟贊同，後來有幾個應赴小廟，恐怕生財之路受了影響，出而反對，以致未能實現。我認為必須辦到這事，才能表現佛教真正精神，引起社會深切觀感，現在寫在這裏，希望在臺灣的上人長者，有所指教。

何況宗門，拈來便用。為要人們較易明白，聊借頌文，似無須定攢他家圈積，求其次序全同。拙文之動機，因偶閱御選語錄總序，見清世宗於未關格格不吐，乃成此篇，照意在釋三關，非釋三身四智，故未廣及壇經偈語。論云：『心意識三，名之差別』。舉六識頌，可反三關。本來這事，不落言詮。為救前賢備備，著語難無漏逗。吾兄以為到八地無功用道，方能任運無相，似未留意『遠行地後純無漏』句內之『後』字。遠行地是第七地，遠行地『後』，不是八地是什麼呢？故照認此為重關。到此關頭，大事了辦矣。『觀察圓明』，則大機大用，可出世為人。故再以『起信論』體，相，用，順其次第，以明三關，亦與頌意冥符。兄提歸宗上堂話，恰可為照意註脚。夫音不曰聽而曰觀，正詮『一精明』義。八個識性，一多相融，豈同實物，可列指陳？至兄於歸宗句下，深生感念，謂俱生纏眠，宜指出常念彼觀音力以轉之。尊論甚是。惟此則屬於『方法論』，不屬拙文範圍也。兄謂『雖有三關，本無階級。』自是一言破的。具眼人語也。宗乘數句，作如是觀。永嘉所謂『一切數句非數句，與吾靈性何交涉』。凡有所說，皆為當機。落二落三，無非權巧。吾輩所見，只有詳略之殊，實無圓缺之別。尊論引長沙岑語，僧問：『天下善知識證三德涅槃未？沙曰：未。功未齊於諸聖。』作拙文結論一節。照恐瞞却人眼。未敢遽從。吾人要知，從上古錐，橫說豎說，無死法與人。設有僧執此，唱言『天下善知識功未齊於諸聖』，皆未證三德涅槃！』那又會累岑大蟲手中棒折也。酷暑，草草筆談博覽。仍盼時賜明教。」

上述是禪宗的三關論文寄發後，與吾友某老居士彼此商量的錄音。筆者體其恐相宗學者或誤為附會之善意，特將來往函稿公開。以未徵得發表同意，故隱其名。此老居士固性相兼通。行解雙重。或時精思入微。照所不及。頃以樹刊附稿孔殷。因此用他函來唱一出雙簧塞責，也知大有人在笑兩個「老凍膿」胡扯葛藤！

（筆者按：上期第五頁第十一行第七八「雪峯」兩字是「道吾」之誤，順此更正。）